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宛平城下

任重
邱美煊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米古阅读

宛平城下

任 重 邱美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宛平城下/任重,邱美煊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550-1699-1

I. ①宛… II. ①任…②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4961 号

咪咕数媒 联合策划

宛平城下

任 重 邱美煊 著

出 版 人 林玉平

责任编辑 任心宇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2

厂 址 福州市鼓楼区福飞路义井村池前 10 号鼓东工业小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699-1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丁
黑

任重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宛平城下》，在我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出乎意料的是，任重能够从拍片等演艺工作的繁重与辛劳中腾出这么多的时间、能从林林总总的影视剧塑造的人物情感中腾出一片思想情感的宝贵净土，用20多万字的小说容量，构筑自己牵挂已久的宛平城内的厚重战争与清新爱情。说是在情理之中，是因为他时时念叨着这个交织着家国情怀与热烈爱情的宛平城下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他心中如一把火，埋藏已久，熊熊燃烧，如果不及时泄放，任重可能会爆炸。

宛平城，是一座悲壮的城。80多年前，日本人借口在卢沟桥外演习时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驻守宛平城内的29路驻军拒绝，遂向守军开枪并对宛平城发起炮轰。中国驻军奋起反抗。1937年7月7日夜的枪炮声，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饱经沧桑的一章。宛平城依旧站立，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宛平城下的英雄壮举依旧激奋人心。

任重既感怀历史的厚重，慨叹家国情怀之伟大，却又不舍得忽略被时代洪流裹挟的青春、美与爱。于是他反复琢磨宛平城一触即发的战争前夜的状态，反复琢磨青年间的爱情如何发生如何表达。

任重给出的小说作品厚重又清新。厚重的是宛平城抗日烽火惊天动地，清新的是宛平城内的青春爱情美丽脱俗。

充满凛然正气的任重用小说去重构战争，用一个又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场景描写还原出惨烈的战争场面。看完这些篇章，谁也不愿意再去面对残酷。但愿这样的战争只发生在我们常常置身的片场。

年轻的任重演过一部又一部情感剧。我不知道他心中会有多少种爱情的模样，但青春脱俗的爱情一定会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即便在战争的状态下，任重还是设计出令人怦然心动的爱情故事。在小说的前半段，在战斗还没打响的时候，小说中的谷少城、王中阳、卢静姝等，彼此之间的相遇、相识，以及动心、试探、表白，都如一塘清池，虽有波光粼粼，却是清澈可人。看这样饱满的青春、看对梦幻般爱情坚定的追求，我甚至想，任重再浓墨重彩写战争便是画蛇添足。但任重不能不去触碰战争，他心中的宛平城是有特殊含义的。他曾说过，无论是淞沪会战还是南京大屠杀的影视作品，都给自己极大的震撼，就是遗憾还没有宛平城下的精彩故事。这里隐藏着他的一种雄心。当然，我也知道，只有把爱情放在非常态下去描写才会更显得丰富、深刻而伟大。这也是小说的一种技巧。

无论是战争还是爱情，都是极好的影视创作题材。我在上一段的话中就揣测，任重这小子是另有雄心的。你看看，整部小说充满了情节性与画面感，瞬间就可以转化为镜头语言；你看看，他和他的伙伴把战争的现场写得那么惨烈，仿佛就是片场故事；你看看，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已经设置好的，每个角色都可以一眼看出来他们该怎么做，而不愿意花笔墨去对性格和心理进一步开掘……看完小说后也不解气，不由得让我怀疑他可能另有剧本在手。

好兄弟任重这次写小说是一次“出走”。我一口气读完这本小说后，认定他马上就要归来。归来仍少年——任重是有初心，也有追求的。

他说这是“坐家”静心之学，但我为任重小说“出走”，转身为作家的一刻喝彩。

丁黑，导演，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执导个人第一部电视剧《大人物李德林》，从而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2001年，执导爱情剧《致命邂逅》。2003年，凭借爱情犯罪剧《玉观音》被评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第3届中国电视艺术节“双十佳”导演。2006年，执导民国爱情剧《长恨歌》。2009年，执导战争剧《地道英雄》。2013年，执导的古装剧《大秦帝国之纵横》获得第27届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第30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2015年，执导都市情感剧《拥抱星星的月亮》。2017年，执导年代剧《那年花开月正圆》。

目 录

引言	1
一 日本女人	2
二 兵临城下	10
三 女学生失踪	26
四 城墙夜话	41
五 去日本避难吗	58
六 深夜偶遇	67
七 全民皆兵	84
八 日本撤军了	98
九 宛平夜宴	114
十 丢了一个日本兵	128

十一	日本兵去哪了	140
十二	取药	156
十三	失魂的夜	170
十四	搜城	185
十五	梦魇	198
十六	战火再燃	211
十七	王中阳之死	226
十八	宛平之殇	238
	尾声	256
	后记	258

引言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七七事变前夕，秦德纯以此话勉励年仅 29 岁的 37 师 110 旅 219 团团长吉星文。

这番话，在此后的岁月里，被无数人无数次地引用，尤其是最后一句，堪称中华民族 14 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写照——

“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一 日本女人

宛平城里，日本女人竹田江美正在厨房里削萝卜，厨房里热气弥漫，也只有土豆炖排骨的香味让她心里踏实。世道这么乱，在家里待着也不得安宁，那群孩子来家门口越来越频繁，总是大声嚷着童谣：

吃着中国饭，赚着中国钱，
喊着鬼子爹，睡着鬼婆娘。
点头又哈腰，围着鬼子转，
扛着膏药旗，每天当汉奸。
我有杀猪刀，亮闪闪，
让他的脑袋滚下山。

骂的是卢学初，日本女人的丈夫。

起先，卢学初总是很愤怒地冲出门去，那群小孩都尖叫一声，作鸟兽散去；再后来，卢学初冲出门去，孩子只是散去，在离着家门百米的地方，冲着卢学初做鬼脸；再后来，干脆对着卢学初唱这样的歌谣。卢学初终于

放弃了努力，孩子们在门口唱歌，他选择充耳不闻。

卢学初干脆躲进了书房，端坐在书桌前，看着前面墙上的字“淡泊明志”，这是老太爷写的，老太爷一生起起落落，年轻时要过饭，种过田，尝尽白眼；在咸丰年间当过太常寺卿，也算是位极人臣，受尽谄谀。留下一幅字，算是对子孙的劝勉。学初只是觉得，祖上也是出过大官的人家，出门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大家都得让三分，何尝料到现在天天有孩子上门叫骂？有时候他也提笔画点花鸟、山水消遣，或者临写字帖，临案伏笔，身材还是颇长挺拔，倒是书生的模样多些，不像 42 岁的中年人，也不像商人。让竹田江美满意的也是这一点，儒雅温和的人让她感到安稳，她不喜欢打打杀杀，也不喜欢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就够了。

这阵子宛平天气都不太好。该晴的时候不晴，该雨的时候不雨，整个气候都乱套了。这让竹田江美常常会想起太平洋上的风。

竹田江美改嫁到中国已经三年了，早习惯了中国大锅大碗的饮食方式，土豆的做法、萝卜的吃法、大白菜的储藏保鲜，她烂熟于心；生鱼片的腥鲜倒带着梦幻的气息，她只是在深夜梦里被勾起对故国的惦念，梦里还会响起海风和潮汐的声响，她和前夫大津佑之在沙滩上奔跑，她跳起来落下，脚底被坚硬的贝壳硌伤了脚，竹田江美改嫁卢学初后，恢复原姓名竹田江美。

猛然醒过来，发现潮汐的声音还在，是丈夫卢学初在打呼噜；风声也还在，平原上的风总是不停歇，在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呜呜作响。天还没亮透，她已经睡不着了，但她躺着一动不动。卢学初睡眠很浅，稍有动静，就会被惊醒。她回头看着丈夫，丈夫在睡梦中常常眉头紧蹙，嘴角下抿，有时还会不自觉地抽搐一下，好像在做噩梦。她心里叹气，“真是个苦人儿。”十几年来，卢学初都在日本经商，身负钱财，又逢乱世，戒心重重，睡都不得安稳，回到宛平三年，心还是悬着。

卢学初在宛平待得并不愉快，不全是因为经常出现在门口胡说八道的小孩，而是女儿卢静姝。自己忙于生意，十几年频繁往返中国、日本，对她疏于教导，甚至连陪伴都很少，全靠静姝母亲打理照料。静姝母亲贤良

淑德，他说不出来的满意，要不把整个家交给她，他也放心不下。虽然不像新式男女，对她说一些情情爱爱的话，但学初还是经常给她一些暗示。比如，女儿出生，夫人问孩子取什么名字，学初说：“叫静姝吧？”学初也是读了一些书，选了《诗经》作为女儿名字的由头，《静女》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他想表达两个意思，一是希望女儿静姝长成以后文雅美丽端庄，二是向夫人致谢，感谢她一直守着婚约，“俟我于城隅”。

他不知道夫人是否明白自己的心意，夫人听到他给女儿取名“静姝”，微微一笑，只答了一个字“好”。

他很想问她“这名字好在哪里”，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大概是想到相敬如宾，夫妻之间总有些默契，说穿了反而无趣。也就对着夫人微笑，名字算是定下来了。

直到5年前，静姝母亲过世，恰好学初羁旅日本之际，碰到中日两国关系恶化，浪人上街闹事，到处殴打反对战争的日本人，碰到华人更是拳脚相加。风声鹤唳的，连回国的船都上不了。那时他非要回国，在码头被几个头绑白布条、拿着武士刀的浪人打劫，幸好大津佑之路过，说这是他的朋友，卢学初才躲过一劫。两人成了好朋友，卢学初在这时就已经有了回国的想法，一边交代在日本剩余的买卖，一边筹划回国的事宜。不到两年，变故横生，有些日本人更加激进，大津佑之参与反战游行，被浪人殴打，白白送了性命。竹田江美没地方可去，卢学初干脆就把她带回中国来，都是孤苦的命，就凑合着在一起过了。

这彻底激怒了静姝，母亲尸骨未寒，父亲就另有新欢，还是个日本人；日本人在东北坏事做绝，父亲居然不能与日本人划清界限，反而把日本女人娶回家。静姝对父亲失望透了，她被“国恨家仇”冲昏了头脑。两年前，她听到门口的孩子唱诵歌谣，嘲讽父亲是汉奸，也没能忍住，跟父亲大闹一场，父亲在气头上，打了她一巴掌，她算是彻底跟父亲闹翻了。她跟父亲吵闹的时候，心里有一些短暂的不忍，但最终还是被报复的快意淹没了。她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怨恨都一口气撒在父亲头上，母亲临终的孤苦，自己一夜之间变得无依无靠的恐惧，还有被同学嘲笑“有个日本小妈”的委

屈，全部都抛给父亲。看着父亲愧疚地流泪，难过地流泪，愤怒地流泪，委屈地流泪，却束手无策的样子，她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胜利者。

在宛平的学校，有同学上台演讲，说起日本侵略者时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卢静姝听得激动，也忍不住跟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但是身边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给了她一个暧昧不明的笑。虽然大家什么也不说，可是眼神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她：“你也要爱国吗？你不配！”尤其是许志芳，早年她哥哥因为不肯出示良民证，出宛平城时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她就恨上了关于日本的一切，包括卢静姝在日本经商的父亲。对于许志芳来说，日本太遥远，仇恨就像天边的星辰，不如恨卢静姝的父亲来得直接，来得酣畅淋漓。

卢静姝曾经跟她大吵，告诉许志芳：“我父亲赚着日本人的钱，一颗中国人的心，堂堂正正！”可自从父亲把竹田江美带回来，她就再也没有与许志芳争吵的底气，她和日本女人成了一家人，“汉奸的女儿”就这样被坐实了。在许志芳和同学们眼里，“汉奸的女儿”是不配爱国的。她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父亲：“你也爱我妈妈吗？你不配！你也想爱国吗？你不配！”

学初哄不了，请来了姑姑，还是哄不好。

静姝并不是个刁蛮的人，官宦人家最重教养。静姝只是生气，她觉得，父亲亏欠着母亲，也亏欠着自己，亏欠这个家。她说气话狠话，是因为她知道，父亲在乎她的想法——她要狠狠地刺伤父亲——这惩罚是父亲应得的，看着父亲束手无策的样子，她感到一阵快意，在几个瞬间，心里还有“我替妈妈报仇了”的痛快。但看父亲狼狈地离开，又有些许不忍心——父亲每次回家，都给她带最新奇的玩意儿，一有空就把她驮在肩上，去逛街吃零嘴儿，予取予求，对妈妈也从未红过脸，回家话不多，但是总是跟在妈妈身边，帮这个帮那个，妈妈也开心。在家的日子，对母亲和自己的各种宠溺，都太真实。

静姝有时候觉得自己无理取闹，包括父亲带回来的日本女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苛责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家里的活儿倒是勤勤勉勉；自己经常恶言恶语，她都一笑而过，说得过分了，就充耳不闻；她还想尽

办法融入中国的生活，换着花样做菜做衣服，讨好自己。可是，自己看着她唯唯诺诺的样子，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现在算好多了，刚到中国，见了后门拉粪车的大爷都是 90°鞠躬，一副贱骨头模样——有时候，她还想，日本鬼子这么坏，是不是就是这些日本女人给惯的？

冷战了几天，静姝倒也消停了。看着父亲和日本女人都低着头，没话可说的样子，自己也尴尬，就提出要去北平念书。父亲拗不过，就送她去了女子学校。虽说只有十几公里，可毕竟算是远离了“国恨家仇”的中心，静姝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1936 年初夏，静姝终于如愿抵达北平，北平是一个新天地。

去年“一二·九”的浪潮余威犹在，卢静姝听着同学们讲当时的风云变幻，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送给日本，日本推行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傀儡政权，在华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听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她忍不住流泪了。在这里，她感受到了更炽烈的爱憎。当听到紧闭着的新华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杀气腾腾对着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的请愿学生时，她愤怒了；当听到同学们游行到王府井大街南口，那些军警挥舞皮鞭、木棍，凶狠地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大家依旧与军警勇敢搏斗，当场有数十人被捕时，她痛苦不已。她无比确信，“抗日救亡”是自己当下最最紧迫要投身的事业，“为了在华北，可以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她在心里说。

卢静姝在这里如鱼得水，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街头发传单，喊口号。所有游行的学生，激情而又节制地表达自己的爱恨情感。她很激动，常常被同仇敌忾的感觉包裹着。

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过了半年，华北已经进入秋天。她忽然感到有点疲倦——每天上街嘶喊，每天群情激昂着，却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改变。虽然军警们不再对他们施加暴力，甚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 29 军军长宋

哲元还信誓旦旦“若日本仍然增兵华北，余将与 29 军将士实行抗日”，可是，日本依旧增兵，宋哲元好像也没有实行抗日——对，日本增兵依旧，学生游行依旧，军队绥靖依旧。什么也没有改变。

还来不及细想，她又一次跟着同学们上街头，大家沿着王府井大街一路走，往东交民巷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拥护 29 军抗日！”

“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

这时候，前方传来一阵阵骚动，一声哨响，跟着就是整齐划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年轻的士兵们手持棍棒跑过来，站在路两旁，威风凛凛的。学生们看士兵没有带枪，并不害怕，口号声反而喊得一声高过一声。

就在东交民巷附近，她碰上了许志芳。许志芳听说北平有学生游行，特地从宛平赶过来声援。她一眼就看到了卢静姝，她挤到卢静姝身边，大声地说：“来啊！瞧一瞧看一看，汉奸的女儿也在这儿装爱国啦！”就这一句，周边的游行队伍都渐渐安静了。

卢静姝反驳：“你说谁呢！”

许志芳说：“谁应我就说谁！”

“我爹不是汉奸！”

许志芳不甘示弱：“那你说说，你爹是干啥的！”

“我爹是做生意的！”

“他在哪里做生意？跟谁做生意呢？”许志芳质问。

卢静姝一下子没敢回答。许志芳可得理不饶人了，大声地对周边的人说：“我告诉你们，她叫卢静姝，宛平县人，她爹叫卢学初，十几年都跟日本人做生意。她的小妈，就是个日本女人！”

卢静姝稍微冷静了一点，“我爹是赚日本人的钱，但是没丢中国的人！前几年他就回来，再也不跟日本人做生意了！”

许志芳冷笑着说：“那还不是娶了日本女人做你的小妈！”

卢静姝辩解说：“那日本女人一家，可救了我爹的命……”

还没等卢静姝说完，许志芳就大声喊：“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

周围的学生也跟着喊：“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外围的不明就里，以为这里有国民党的官出现了，也跟着大喊：“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

卢静姝大声喊：“许志芳，你欺人太甚！”

许志芳忽然很激动，使劲推了一把卢静姝，“我就欺负你，你是汉奸的女儿，就是个汉奸！”卢静姝倒下去，连带着把身边几个学生都扯得踉踉跄跄，大家一下子都躁动起来。卢静姝从小到大没吃过这个亏，回头使劲推了一把许志芳，两人互不相让，你抓住我的衣襟，我揪着你的头发，像两只斗鸡。旁边站着的士兵是谷少城和王中阳，他们担心引发事故，就上来劝架。

谷少城想把她们分开，站在两人中间，没想到许志芳在气头上，冲过来撞在少城身上，少城脚下没站稳，把卢静姝扑倒在地上。卢静姝小姐脾气上来了，恨恨地看着他。谷少城满脸愧疚，赶紧站起来，弯腰伸手去拉卢静姝，静姝抬手抽了谷少城一巴掌，“打日本鬼子不行，欺负女学生倒是在行！我呸！”

谷少城捂着脸，愣着，一言不发。

卢静姝转头又和许志芳抱在一起撕扯，远处有个学生站在高处看着这边起了骚乱，看见两个大兵张开手挡在女生中间，就大喊一声：“不得了啦！军警打人啦！”瞬间学生们与士兵们都扭打在一起……整个东交民巷都炸锅了，士兵们得到命令不能跟学生动手，只能举手躲避，有些士兵的棍棒被抢走，还莫名其妙挨了几棍子。

这时，营长金振中看到情势不对，果断拔出枪，朝天开了三枪，大吼：“都给我住手！”听到枪声，学生们都害怕了，喊：“当兵的开枪啦，快跑，快跑！”都作鸟兽散去。士兵们还在旁边，一直喊：“大家慢点！别推别推，注意安全。”一个学生正在跑着，跑过谷少城身边时，一个踉跄，谷少城赶紧把他扶住。学生看到是阿兵，抬手拍了一下少城的脑门，骂一声：“你个小龟孙！”然后飞快地跑了。

谷少城一脸稀里糊涂，不明所以，倒是王中阳、王家宁和周围的士兵们没忍住笑，谷少城生气了，“笑，笑什么笑！”

不一会儿，整个东交民巷的学生跑得干干净净，剩下灰头土脸的士兵们面面相觑。地板上留下一些标语的纸片，五颜六色的旗子，被踩得破破烂烂的传单，一阵风吹过，哗啦哗啦响。